

猗覺寮雜記
宋朱翌著
全

進步書
局校印

宋 朱翌著

猗覺寮雜記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猗覺寮雜記提要

南宋桐鄉朱翌氏著時遷謫曲江樓
遲禪室猗覺寮蓋即寺中廡廬之名
也閉關謝客著書自娛得上下兩卷
計四百三十五則窮經考古攷雅揚
風洵不愧博物君子矣

序

右上下兩卷凡四百三十五則故紫微舍人桐鄉朱先生之所記也先生嗜學如渴之須飲飢之須食所謂以圖史文章為園囿鼓吹者蓋無時不論著在曲江五閤久閉關謝客正流落謫徙力不能多載書人家又非一瓶可借索手無挾棲遲僧坊獨俵俵窮經考古砭刮疵病校量草木蟲魚上擅騷雅旁弋史傳證引竺乾龍漢諸章下及瑣錄稗說左擬右劇悉為吾用識測意見超閱衆甫每一轉語就學者爭先快覩方惕若避謗不甯輕為人言唯諸郎過庭時得剽聽善惡天定然後始收拾彙次緒成一編邁與文惠文安兩兄時省覲真陽歲必過韶踵門內謁先生視如通家子弟引而館之賜之詩有曰彭蠡春生萬頃湖光明相映棣華村鷓鴣雛鷺俱為鳳乳酪醖醕總是酥忽忽五十年仲子軼通守賴刊此書使為之序泰山毫芒昔者竊聞之矣文惠句發明隸釋答之云當作一書如詩話之類辨證古今數百事目之猗覺寮記他日求數字冠篇首使信於人託以傳永嗚呼孰知不及為而顧以見屬悲夫慶元三年四月九日煥章閣學士宣奉大夫魏郡公番陽洪邁序

倚覺寮雜記卷上

宋 桐鄉朱翌新仲著

杜牧之云。南軍不袒左邊袂。四老安劉是滅劉。其意以謂四老輔立太子為非。何不
思之甚也。惠帝嫡且長。為太子無過。即位之後。能守高祖規模。亦可謂賢矣。安能料
其身後。漢有呂氏之禍也哉。使惠帝不可立。張良決不肯從呂后之請。又豈肯起四
老人哉。南軍不袒左袂。意謂周勃入北軍時。設有不袒者。奈何。此兒童之見也。勃所
慮者。不得入北軍耳。既入。則無事矣。勃之設問。必已得北軍之情。萬一不袒。必有
後命。豈若世之庸人。無思慮者。牧之可無慮也。又元微之四皓云。秦皇轉無道。諫者
鼎鑊親。茅焦脫衣諫。先生無一言。趙高殺二世。先生如不聞。劉項取天下。先生卧白
雲。海內八年戰。先生全一身。如何一朝起。屈作儲貳賓。安存孝惠帝。摧頽戚夫人。捨
大以誅細。虬盤而螭伸。惠帝竟不嗣。呂氏禍有因。與牧之意同。微之責人太深。過於
牧之。惠帝為太子無過。豈可勸立戚夫人之子如意哉。樂天荅云。先生道甚明。夫子
猶或非。微之豈不慚耶。晉桓元作四皓論。示商仲堪。亦微之意。仲堪闕之。其言極有
理。

杜云自在嬌鶯恰恰啼。說詩以謂恰恰鶯聲也。廣韻云。恰恰用心啼。非其聲也。陳無已平生尊黃魯直。末年乃云。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人或疑之。不知曾子固出歐公之門。後山受業南豐。此詩乃潁州教授時觀六一堂圖書作。為南豐先生燒香。宜哉。

筆談云。王維畫入神。不拘四時。如雪中芭蕉。故惠洪云。雪裏芭蕉失寒暑。皆以芭蕉非雪中物。嶺外如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開花。知前輩雖畫史亦不啻。洪作詩時。未到嶺外。存中亦未知也。

子美槐葉冷淘云。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事見太官令。夏供槐葉冷淘。出唐六典。世謂燕子春秋分即去之海上。海上有燕子國。如小說所謂烏衣國者。是大不然。往往入於深巖穴枯木中。向寒不復出。泥塗其身。毛羽皆脫。至春暖即生羽飛去。晉郗鑒為兗州刺史。掘野鼠蟄燕食之。終無叛者。此可見矣。元微之云。有鳥有鳥名燕子。口中未省無泥滓。春風吹送廊廡間。秋社吹將散孔裏。亦其據也。

退之憶昨行。驛馬拒地驅頻墮。蜀人謂立地為拒地。立地者。不容少休之意。永貞行。皆順宗時任文事。其言元臣故老不敢語。晝卧涕泣何沈瀾。謂高郢鄭珣瑜。

杜佑輩。即官清要。為世稱。荒郡迫野。嗟可矜。謂柳子厚謫永州。

退之云。長安富豪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唯能醉紅裙。雖然一餉樂。有如聚飛蚊。楞嚴經云。一切眾生。如一器中。聚百蚊蚋。啾啾亂鳴。於方寸中。鼓發狂鬧。退之雖開佛。然亦觀其書。

唐新史以退之自監察御史。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皇甫湜為退之神道碑云。貞元十九年。關中旱饑。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息。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免田租之弊。專政者惡之。斥為陽山令。退之赴江陵途中詩云。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云云。傳聞閭里間。赤子棄渠溝。持男易斗粟。掉頭莫肯酬。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云云。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閣門。為忠寧自謀。又云。僂僂不迴顧。行行詣連州。則因論旱貶陽山無疑。不知史何據而云論宮市。

曹直與高子勉云。尊前八米句。窗下十年書。徐師川與潘邵老云。字直千金師。智永句稱八米。繼盧郎。齊文宣崩。文士各作挽詩十首。擇其善者用之。每人不過一二首。唯盧思道獨得八首。時人稱為八米盧郎。米字蓋采字之誤也。十首中采擇八首耳。若作米字。無義理。詩人不之考。相襲以為八米。蓋言精鑿失之甚矣。元微之酬樂天

云。八采詩成未伏虛。可證采字為是。

琴曲有賀若弼。最古。漢東坡云。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以賀若比潛。必高人。或謂賀若弼也。考弼之為人。殊不類潛。亦無狀小人。背烏丸軌之議。而軌見諫爭。韓擒虎之功。至挺刃而出不平。楊素為相。而有唯堪啗飯之誚。至於富極貴盛。家積珍玩。不可計。妄曳羅綺數百。卒以私議大帳。為煬帝所誅。余考之。蓋賀若夷也。夷善鼓琴。王涯居別墅。常使鼓琴娛賓。見涯傳。文瑩湘山錄。載太宗愛宮調中十小調子。乃賀若弼所撰。其聲音及用指之法。古今無以加。世亡其名。琴家祇命曰賀若。文瑩不深考。遂以為弼。而世因是傳以為弼也。東坡序武道士彈琴云。賀若宣宗時侍詔。不知何所據。據序則是姓賀名若。

依稀似曲還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高駢風箏詩也。上句云。夜靜絃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駢守蜀因築羅城。朝廷疑之。知有移命。故託風箏以見意。後移渚宮。出瑣言。

杜云。鳳凰從東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饑。張文潛石竹云。真竹不結實。獨艷陽春。竹花皆實。豈有時不實如稊稗耶。子美以鳳不得食為可憐。

符堅享羣臣賦詩姜平子詩有丁字直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不直之物未足獻遂擢上第唐張洪靖節度盧龍參佐韋雍輩詔責將士曰天下無事爾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衍之後遂殺雍丁字一也或以擢策或以殺身。

東坡孔毅夫集句云路旁拾得半段鎗何必開鑪鑄矛戟用之如何在我爾入手當令君喪魄哥舒翰以半段鎗破吐蕃見本傳。

唐人詩多自用名及呼人名與第行皆情實也杜云甫昔少年日白也詩無敵退之云愈昔從軍大梁下籍也龍頭龍之類今皆不然不特不自呼其名若呼人名則必取大怨怒世道淺促至誠之事掃地矣。

退之云我有雙飲酸其銀得朱提漢地里注朱提出銀師古云提音匙漢食貨志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一千是為銀貨師古注朱音殊提音上支蜀李嚴傳嚴子豐為朱提太守注云蘇林漢書音義云朱音銖提音如蜀人謂之曰提從師古音則提字可入支字韻押。

有問唐酒價者對以三百引杜詩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唐酒價見於

唐會要。正元二年。京城權酒斗百五十。比子美時已減其半。漢昭時賣酒升四錢。又何賤也。豈古之升斗小耶。

古今人以詩名世者。用字未嘗無所出。杜詩。嫩藥商量細細開。商量字出兌卦。商兌。注。子美自謂讀書破萬卷。信矣。

唐雷氏琴。至今有存者。皆至寶也。見於文字者。惟元微之小胡笳引注云。桂府王推官。出蜀匠雷氏金徽琴。請姜宣彈。方知雷蓋蜀人也。

李杜詩當時名公皆心服。退之云。勃興得李杜。萬類困凌暴。又云。少陵無人諳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又云。昔年曾讀李白杜甫詩。常恨二人不相從。又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又云。遠追甫白感至誠。杜牧之云。李杜泛浩浩。又云。天外鳳皇誰得隨。無人解合續絃膠。韋蘇州亦多稱頌。元微之云。杜甫天才頗絕倫。每尋詩卷似情親。憐渠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又與樂天書云。得杜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源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乃不及太白何也。

荔子。漢和帝時取之南海。唐天寶取之涪。元和中取之荆南。見元微之論海味表。太平御覽。妃子生於蜀。好荔子。南海所生勝蜀。每歲飛馳以進。則涪不進久矣。文粹鮑

防維感詩云。五月荔支初破。顏朝離象郡。夕函關。雁飛不到桂陽嶺。馬度皆從林邑山。則唐又取於廣西。

張曲江為李林甫所忌。甚危。曲江作歸燕詩贈之云。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意稍解。陳文惠用呂申公薦入相。文惠作新燕詞。歌以侑酒云。為誰歸去為誰來。主人恩重殊簾櫳。燕子一也。或以解怨。或以感恩。

舞馬既登牀。人皆謂馬舞牀上。樂天雜錄云。有馬舞者。櫛馬人著綵衣。執鞭於牀上。舞蹀躞皆應節。是登牀而舞。乃馭者。而馬應節於下也。唐于西作舞馬行云。天寶舞馬四百蹄。綵牀襯步不點泥。誤矣。魏志陳思王表文帝曰。臣於武王世。得大宛紫騮馬一匹。教令習拜。今已能拜。又能行。與鼓節相應。是知馬可教以舞。不獨唐也。蹀躞是

蹀躞

燕作巢避戊己。又惡艾。雀欲奪其巢。則銜艾在其中。燕即去。見白樂天集。顧況燕于巢詩序云。不以甲乙銜泥。其詩云。燕燕于巢。綴緝維戊。與樂天所言不同。

退之此日足可惜。贈張籍云。聞子高第日。正從相公喪。夜聞汴州亂。繞壁行傍徨。我時留妻子。倉卒不及將。退之從董晉辟汴州。掌書記。晉死。退之送喪至洛。晉死八日。

而汴軍亂殺留後陸長源判官楊凝等退之幸而去賢者必陰有護持也

退之寄周循州云陸孟邱楊久作塵同時存者更誰人金丹別後知傳得乞取刀圭救病身四人皆董晉幕中同官陸長源孟叔度邱穎楊凝退之戒人服丹其言甚切乃乞丹於循州樂天云退之服硫黃信矣

人生如寄見高僧傳又南齊劉善明云人生如寄來會幾何樂天感時云人生詎幾何在世猶如寄秋山云人生無幾何如寄天地間東坡云人生如寄爾嶺海亦閑遊多用此事云

太白云恨不挂長繩於青天繫西飛之白日李長吉云長繩繫日樂當年樂天云既無長繩繫白日工公用太白意也

梅用南枝事共知青瑣紅梅詩云南枝向暖北枝寒李嶠云大庾天寒少南枝獨早芳張方注云大庾嶺上梅南枝落北枝開南唐馮延巳詞云北枝梅蕊犯寒開則南北枝事其來遠矣

疾風知勁草後漢王霸傳光武曰潁川從我者皆逝子獨留疾風知勁草一也南史庾登之子仲達為宋明帝府佐廢帝景和中明帝疑防賓客故人無到門者惟仲達

朝謁不替。明帝即位曰。卿可謂疾風知勁草。二也。唐蕭瑀傳。太宗曰。太上皇有廢立議。顧朕挾不賞之功。於昆弟不見容。瑀於此時。不可以利怵死懼。賜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三也。裴諝傳。代宗幸陝。諸拔南曹印赴行在。帝曰。疾風知勁草。果可信。四也。李絳傳。絳論古今以宦官統師等事。憲宗怒。絳謝。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五也。近州郡秋試進士。有出疾風知勁草詩者。止本蕭瑀傳。不知有五事。戲表出之。

蛟龍得雲雨有二。劉元海傳云。晉武用李熹之說。以元海平涼州。孔珣曰。元海若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爾。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吳周瑜傳。劉備借荊州。瑜請築館于吳。多具美女珍玩。以娛其心志。云云。今不知出此。猥以土地資業之臣。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東坡鑒空閣云。懸空如水鏡。瀉此山河影。妄稱桂兔蟾。俗說皆可屏。酉陽雜俎云。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東坡用此。桂兔蟾其來久矣。五經通義。月中有兔與蟾蜍。何月。陰也。蟾蜍陽也。與兔並明。陰繫於陽也。春秋演孔圖曰。蟾蜍月精也。虞喜安天論曰。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仙人之足已成形。桂樹後生。東坡故云俗。

說

退之南山詩。每句用或字。或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闕而下。五十句皆用或字。詩北山之什。自或燕燕。居息而下。用或字。廿有二。此其例也。

杜詩。睥睨登哀柝。又連連。睥睨侵。或從土為埤埤。城上短牆也。華嚴經第十卷。注音釋。埤音普來反。埤音宜啟反。廣韻音埤。埤。埤。女牆也。見博雅。宣十二年。守埤者皆哭。注。城上僻倪。

抱朴子云。韓子子治。嘗以地黃甘草。哺五十歲老馬。生三駒。百三十歲乃死。東坡地黃詩云。地黃飼老馬。可使光鑑人。吾聞樂天語。喻馬施之身。非樂天語也。樂天用抱朴子事。爾。吳淑馬賦。亦引抱朴之言。雜俎亦云。方言以甘草地黃。噉五十歲馬。生三駒。

嶺外以枇杷為盧橘子。故東坡云。盧橘楊梅次第新。又南村諸楊北村盧。白花青葉冬不枯。唐子西亦云。盧橘枇杷。一物也。按上林賦。盧橘夏熟。李善引應劭云。伊尹書曰。箕山之東。有盧橘。夏熟。晉灼曰。盧黑也。上林賦又別出枇杷。恐非一物。枇杷熟則黃。不應云盧。初學記。張勃吳錄曰。建安有橘。冬月於樹上覆裏之。明年春夏。色變青。

黑味絕美。繼云上林賦盧橘夏熟。又太平御覽載魏王花木志。蜀土有給客橙似橘而小。若柚而香。冬夏花實相繼。亦名盧橘。又載郭璞注上林賦。盧橘夏熟。蜀中有給客橙。即此橘也。考二事。則非枇杷甚明。東坡子西但見嶺外所呼。故云爾。惠洪冷齋夜話亦辨之。但未詳。

浙江之濤。自古以為子胥餘怒。蓋俗說也。雖退之作詩。未免用俗。送惠師云。回臨浙江濤。屹起高幾岷。壯士死不息。千年如隔辰。

退之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不能文而能書者多矣。未有不識字而能書者。

洪駒父詩話。天棘事了不可解。問魯直。魯直亦不解。問王仲至。仲至云。非烟非霧自一種物。出異書。然夢青絲何謂也。疑夢乃蔓字傳寫誤。余按本草。天門冬亦名顛棘。春生藤蔓如絲杉而細。正與詩合。天門冬一名顛棘。故有天棘之稱。藤蔓細於絲杉。故有蔓青絲之語。子美以對江蓮。搖白羽。決是當時所見。顧冒以非烟非霧為對。耶。改蔓為夢。尤穿鑿。

元都壇云。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穿鑿者云。王母禽也。尾如旗。昔遊詩。

云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鶴。又將以王喬為禽乎。王母王喬皆仙人也。其言仙人降於壇。爾何必以禽對禽。然後為屬對精切。

古無長短句。但歌詩爾。今毛詩是也。唐此風猶在。明皇時李太白進木芍藥清平調。亦是七言四句詩。臨幸蜀登樓聽歌李嶠詞。山川滿目淚沾衣。亦止是一絕句詩。今不復有歌詩者。淫聲日盛。閭巷猥褻之談。肆言於內。集公燕之上士大夫。不以為非。可怪也。

淇澳衛詩也。綠竹猗猗。注云綠王芻竹。扁竹也。疏云郭璞曰似小藜赤節。好生道旁。可食。寇恂傳云伐淇園之竹為矢百萬。考此則綠竹乃竹之可為矢者。綠言其色耳。何至以綠為王芻。竹為篇竹乎。以綠竹之盛。比衛武之美。有何不可。乃取道旁小藜乎。竹竿亦衛詩也。簕簕竹竿。以釣于淇。淇即淇澳也。取淇竹為釣竿。與伐以為矢。皆今之竹也。注疏陋矣。

杜詩云黃鳥時兼白鳥飛。黃鳥鶯也。白鳥鷺也。振鷺注云鷺白鳥也。蚊亦名白鳥。月令仲秋之月羣鳥養羞。注白鳥謂蚊蚋。又金樓子齊桓寢謂仲父曰。一物失所。寡人悒悒。白鳥營營。飢而未食。遂開翠紗之幃。進之。東坡云不怕飛蚊如立豹。又隨白鳥。

過長虹詩話引前証謂白鳥為蚊吳江多蚊爾不知政為鷺也上句云飛蚊如立約矣何用更說蚊也

近世識有書不讀者多引退之送諸葛覺詩云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排牙籤新若手未觸以言手未嘗把書故如此新耳是未嘗考其全篇也其下云為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律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則是未嘗不讀書也鄴侯李繁也史云陽城論裴延齡使繁書已封盡能誦憶乃錄以示延齡延齡白帝城以疏示於朝摘其條目自訴城奏入帝怒不省以是觀之為人強記覽不誣也新若手未觸恐是言愛護之至塵埃不及或是一讀即記不假再閱故書皆如新送諸葛往從讀書且謂學問得所欲決非有書不讀者近世不考本末小兒輩雷同以手未觸之句譏人故為辨之退之又為繁作處州孔子廟碑云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益知非不讀書者史書為隨州刺史不書為處州觀碑所稱道與史所記其人甚不相類當以退之言為正

易豫之九四朋盍簪王弼云盍合也簪疾也謂朋來之速于美云盍簪喧樞馬列炬散林鷄以簪為冠簪之簪按古冠有笄不謂之簪簪後人所名以弼言為是